

五月梅儿 著

每一步，她都走得艰难，都踩着鲜血，这不是她愿意的。
最初，她只是为了活下去……

倾尽天下 为红颜

精
美
版

上



红袖十大超人气小说 令百万读者歆歆不已
一部从女奴到皇后的血泪史

用生命证实：忍辱，是一种生存策略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五月梅儿◎著

倾尽天下为红颜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尽天下为红颜(上)/五月梅儿著.-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9.6
(宫心计)

ISBN 978-7-80755-625-1

I. 倾… II. 五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4010

作 者:五月梅儿

责任编辑:申强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-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-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380 千字 印 张:20

版 次: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625-1

定 价: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CONTENTS 目录

第一章 白绫 /001	第十六章 天祸 /084
第二章 囚奴 /008	第十七章 垂帘 /088
第三章 入宫 /013	第十八章 阴谋 /092
第四章 凌辱 /018	第十九章 赏奴 /097
第五章 卑微 /024	第二十章 人彘 /103
第六章 临幸 /028	第二十一章 选驸马 /107
第七章 八子 /034	第二十二章 选妃 /112
第八章 浔阳 /039	第二十三章 枫林落红 /118
第九章 如烟 /045	第二十四章 托孤 /125
第十章 满月 /051	第二十五章 屈服 /130
第十一章 云冉 /056	第二十六章 春桃 /137
第十二章 童趣 /062	第二十七章 公主易婚 /142
第十三章 初吻 /068	第二十八章 各人心思 /147
第十四章 美人 /074	第二十九章 鸳梦重温 /153
第十五章 祸起萧墙 /079	第三十章 王子求婚 /158

第三十一章 带发修行 /164	第四十六章 云天长剑 /243
第三十二章 知难而退 /169	第四十七章 宫葬红颜 /251
第三十三章 奸杀 /174	第四十八章 东宫易主 /256
第三十四章 求救 /179	第四十九章 真心爱人 /261
第三十五章 意外 /183	第五十章 公主大婚 /267
第三十六章 偿命 /187	第五十一章 转让爱情 /271
第三十七章 情牵梅海 /192	第五十二章 嫁衣 /275
第三十八章 巧遇 /198	第五十三章 吃醋 /280
第三十九章 柔妃 /204	第五十四章 奢华婚嫁 /285
第四十章 杏花雨 /210	第五十五章 浔阳有喜 /290
第四十一章 探监 /216	第五十六章 江山美人 /294
第四十二章 打击 /221	第五十七章 如烟王妃 /300
第四十三章 移花接木 /227	第五十八章 杨氏自尽 /306
第四十四章 白日见鬼 /233	第五十九章 秘密婚典 /312
第四十五章 太子失踪 /238	





第一章 白 绫

幽暗的屋内，一女子正坐在角落里，美得惊人，清晨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她的身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

此时正是春天，窗外的树都发出了嫩绿的新芽，鸟儿在欢快地唱着歌，那歌声从云端唱到山麓，从山麓唱到家家户户的篱落，唱入小鸭子戏水的黄蹊，唱入融融的春泥，满城的杨柳也附和着这歌声，吟出了一则则白茫茫、轻盈盈的柳絮，而桃花则在一夜间攻陷了所有的水村山郭，淹没了皇家的个个院落。春天就这样不经意间来到了。

与这个艳丽的春天显得格格不入的是这个女子，有着让人恐惧的美丽，此时却静静地坐着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像一尊玉石雕塑，令人怀疑她是工艺精湛的工匠雕琢的绝美的艺术品。一个人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怎能如此的美丽，让人犯罪的美丽，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美丽的诱惑。

靠窗的一张精美的紫檀木的梳妆台上，放置着一匹上好的天竺国进贡的白绫，这是当今西楚国的柳皇后赐给这个女子的，这个美丽的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西楚国最美丽的公主——浥阳公主。然而就在这个最美丽的春天，她就要自缢了。

这座小楼外，西楚国的柳皇后——柳如烟正在等待，旁边的士兵看押着一个俊美飘逸的男子，浓眉俊目，一袭紫衣，正愤怒地望着柳皇后，嘴里嚷着：“母后，让我去见公主，我要去见公主，你也杀了我吧，我愿意和公主一起死，陪着公主一起上路，母后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吧。”

“孽障，那个女人对你难道有那么重要？你要知道她是你姑姑，是你的亲姑姑，这个可怕的女人不仅夺走了你的心，还想要夺去属于你的皇位，本宫岂能留她在这个世界上？玉儿，本宫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天下的女人多了，等过几日本宫自然会为你选

妃，你也不必难过了。忘了她，忘了那个可怕的女人，她马上就要归天了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母后，玉儿求求你，让儿臣最后再见公主一面，就一面，母后，儿臣恳求您了。”

“把太子带回宫去好好看管，没有本宫的懿旨，谁也不能接近太子，快！”

几个兵士驾着太子往皇宫走去，而太子黎玉宁则一路都在哀求，柳皇后柳如烟的心里也好似被针扎过似的，那一声声凄厉的哀求扎在她这个做母亲的心上……

柳皇后静静地等待着，等待着公主的尸体被太监抱出来，这时她看见总管太监李云英从小楼里出来了，一路小跑地来到她的面前，跪倒在地上，说道：“启禀皇后娘娘，公主提出临死之前见太子一面。”

“什么？岂有此理，还是本宫自己去见她吧！”

柳如烟阴沉着脸穿过跪在地上的人群，但是当她们走到那座造型别致而精巧的小楼时，她还是不由得停下了脚步，这个地方她过去曾经来过，而且还不止一次地来过。在这个小楼里，她曾经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是她这个当今皇后在那段日子里的避难所。这座雅致的小楼就是浔阳公主的香闺，这精致的楼阁，还是先皇特意为他这个最宠爱的公主而建造的，四个屋檐下悬挂着透明的水晶风铃，在风中摇曳着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柳如烟一低头，正好看见公主的婢女春桃跪在小楼的楼梯上，泪水已经挂满了脸颊。柳皇后示意太监李云英让春桃离开，李云英忙搀扶着春桃跪到了院门的外面。

春日的院子里弥漫着奇特的花香，这里的花似乎与别处的花也有些不同，美艳而高贵，那香气熏得人不知所措。

柳皇后迈着细步，款款地走进了小楼，淹没在小楼的阴暗之中。李云英看着柳皇后的背影，才蓦地发现，柳皇后今日穿了一件陈旧的粉色纱裙，颜色被水洗得有些发白。皇后为什么要穿上这样一件褪色的旧纱裙呢？这让李云英很是费解。

屋内外强烈的光线对比让柳皇后一时睁不开眼睛，她不由得闭上眼睛，待她再睁开眼睛时，看到浔阳公主已经坐在梳妆台前，对着镜子正在梳妆打扮着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她这个皇后的存在。浔阳公主如水般平静，似乎等待的不是一场死亡，而是一个美丽的约会，她手握玉梳在自己如水润滑的乌黑长发中穿梭着。

柳如烟好不容易堆出满脸的笑，对着浔阳说道：“公主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你要骂我，愿将仇报，骂我是个无耻的小人，可是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柳如烟能有今日是多么的不容易，你更应该知道我还是玉儿的母亲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不能容忍他的亲姑姑勾引他，这是一个母亲最不能容忍的事情。你明白吗？”

浔阳只顾对着镜子梳理着她长长的瀑布一般的头发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柳皇后轻轻

地走到浔阳的身边，伫立在她身边，然后伸手握住她如同流水的长发。

“把你的脏手拿开，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你能有今天全靠我浔阳的帮助，可是你……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我浔阳看错了你。”

柳皇后倒是没有太过愤怒，脸色依然平静，似乎她就是准备好了听浔阳的骂才来的，她平和地对浔阳说道：“如果骂我能让你的心觉得好过些，那你就大声地骂吧，好歹我们也是姐妹一场，对一个快死的人来说，我柳如烟是不会和她计较的。”

“柳如烟，难得你还记得我们曾结拜过姐妹，我浔阳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这个贱人。”浔阳骂着。

“浔阳，我承认，我出身低贱，我处处都不如你，可是，公主，你也不要忘记了，古来就是‘胜者王侯败者寇’。现如今，是我这个低贱的床奴柳如烟成了西楚国的皇后，成为了西楚国后宫的最高权力执掌者，所以，公主，美丽的浔阳公主，你也给我听好了，谁要是想夺走我柳如烟手中的权力，谁要是想抢夺我和皇上历经千辛万苦才争来的皇位，我柳如烟决不放过她。”

浔阳没有接着柳皇后的话继续说下去，她转过身细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西楚国的新皇后，无疑，这个柳如烟是美的，美得若天上的仙女，她的那双顾盼流连的眸子曾经吸引了多少男人的目光，可是此时却充满了杀机。浔阳也注意到了，柳如烟今日穿的这身纱裙是自己送给柳如烟的，那还是柳如烟十六岁生日那年，自己送给她的生日礼物，那会儿，这个美丽的女人只不过是自己的大哥、当时的太子殿下黎云天的一个贴身婢女，一个实实在在的床奴，那时这个女人对自己是多么的恭敬，多么的谦卑啊！可是现在……真的是恍如隔世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

浔阳指着柳皇后身上的纱裙说：“柳氏，柳皇后，看你今日还特意穿着本公主送给你的纱裙，是不是还念及本公主对你的情意啊？”

“公主对我的情意，我柳如烟今生今世没齿难忘，公主走后，我自会按照国葬的标准为公主发丧，会把公主安葬在皇家墓地，我柳如烟也会常常去看望公主的。”

“你的好心我领了，多谢柳皇后，既然你还念及我们之间的姐妹情意，那浔阳死前还有一事相求，请柳皇后恩准。”

“说吧，浔阳，只要是本宫能够为你办到的，本宫一定满足你的愿望。”

“柳氏，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“有什么要求你就直说吧，浔阳！你作为皇室的一员，应该知道谋反是必死无疑的，你不会是求本宫赦免你的死罪吧？”柳如烟拍拍浔阳的肩膀，眼圈也红了，她怕浔阳看到，就故意地望着窗外。

“我当然知道一个皇族谋反必死无疑，我是不会哀求你免去我的死罪的，我是想临死之前见两个人。”浔阳平静地说。

“见谁？”柳如烟扭过头来，警惕地问道。

“我知道你害怕我见他们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我想见玉儿和公子徐毅，柳皇后，如何？”

“玉儿？玉儿已经被本宫关起来了，本宫是不会再让你们这一对冤孽再见面的，见了面只会让玉儿更加烦恼，至于说公子徐毅，本宫倒是可以让他来见你。”

不多时，太监总管李云英陪着公子徐毅来到浔阳公主的面前，这位公子徐毅是浔阳的前夫，和浔阳生育有两个孩子。

浔阳在铜镜中看到徐毅站在了她的身后，他脸上挂满了泪水，早已经是泣不成声。

浔阳站起来，用衣袖擦干徐毅脸上的泪水，说：“我不是还好好吗？别哭，能看到你来送我走，我就安心了。毅儿，最后一次帮我梳梳头吧，帮我梳一个你最喜欢的云天髻，再帮我插上你最爱的芙蓉花，让我成为整个西楚王国最美丽的女人。”

“公主，您一直都是西楚王国的骄傲，一直都是我们西楚王国最美丽的女人，公主……”徐毅声音哽咽着，说不下去了。

他把眼睛转向窗外，天是那么蓝，树是那么绿，花儿开得是那么灿烂，他抬起头，为的是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……

李云英快步退了出去，一直退到屋外，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，几行老泪落了下来……

徐毅小心翼翼地握住浔阳的一缕打结的头发，然后细致地将那些发丝逐根分开，他是那么仔细，唯恐弄痛了这个他心中深爱的女人。他的泪再也忍不住了，滴落在浔阳乌云一般的秀发上，如颗颗闪亮的珍珠，缀在浔阳的发丝上。

“不必了，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，世界上有什么痛苦能够比得上将两个心爱的人活生生地分离？没有，没有的，即使我苟延残喘地活着，柳如烟那个蛇蝎女人也不会让我和玉儿在一起的，不会，她不会，她完全变了，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善良胆小而谦卑的柳如烟了，这么多年的后宫争斗，让她变得冷酷无情，所以，毅儿，死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解脱！就让我平静地去吧！”

“可是，可是你如何让我能够忍心看着你孤独地上路啊？公主，就让毅儿陪着公主一起去另一个世界吧！公主，只要牵着你的手，我徐毅就算是死也是微笑的。”

“不，毅儿，你不能死，这次谋反，你不在京都，柳如烟没有借口杀你，你要活着，要好好地活下去，要好好地带大我们的两个孩子，让他们长大成人，让他们以后为他们的母亲报仇。毅儿，你记住了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浔阳，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”徐毅放下了手中的玉梳，然后将浔阳圈在了怀里，他的嘴唇不停地亲吻着浔阳那带着茉莉花香的乌黑的头发，泪水不住

地流着……

浔阳握住了徐毅的手，站起身，吻了吻徐毅冰冷的唇，对他说道：“毅儿，你走吧，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眼泪，也不愿意让你看到我死得难看的样子，就让我最美丽的容颜永远留在你的心里。毅儿，走吧！”浔阳一边说一边闭上了眼睛。

徐毅站起身，他不敢再看浔阳，迅速地转过身，用手掩着眼睛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满院的鲜花就在浔阳自缢身亡的那一刻迅速地枯萎了。柳如烟看了屋里一眼，然后红着眼圈走下了下楼。

李云英见柳皇后面下了楼，就赶紧冲进屋里，抱下了吊在白绫上的浔阳，摸摸她的鼻子，让李云英大吃一惊，欣喜异常，因为李云英的手感觉到了浔阳鼻中微弱的一丝热气，身体也未完全冰凉。他赶紧把浔阳平放在地上，用那块白绫覆盖住浔阳的身体，然后走到门边，警惕地张望着。

突然，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李云英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赶紧用身体抵住门，屏息静听着，“李公公，开门啊！让我再见公主一面，李公公。”门外传来婢女春桃的声音，李云英这才开始呼吸，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，轻轻地开了门。

春桃一进屋，就扑到浔阳公主的身上痛哭起来，那哭声撕心裂肺，恨不能随了公主一起去，蓦地，春桃止住了哭声，吃惊地低声叫了起来，因为她感觉到浔阳的身体在微微颤动。李云英走过去，一把捂住了春桃的嘴巴，示意她不能发出声音。

李云英惊喜过后又犯了愁，柳皇后已经吩咐他好生安葬浔阳公主，可是如今公主还活着，如何能安葬？而如果不能抱出尸首下葬的话，柳皇后又岂会善罢甘休？她一定还会再次加害浔阳的，唉，该怎么办呢？李云英焦急地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双手互相捶打着。

“李公公，春桃明白公公的焦虑，就让春桃替公公解了这个愁吧！”

“哦，春桃，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公主救出去？又不让柳皇后知道呢？”

“李公公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让奴婢代替公主去死，然后李公公想办法在下葬的时候瞒过那些人就可以。柳皇后今日是看着公主自缢的，她不会再过来看尸首了，公公可以用皇后已经验过正身为由头，蒙住我的脸，然后将我当做公主安葬，公公，您看这个办法可好？”

“好是好，可是春桃，只是你还这么年轻，我怎么忍心看着你……看着你去……不行，这不行，还是另想法子吧。”

“李公公，没有时间了，外面的人还都等着为公主下葬呢！再耽误下去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公主就真的没有救了。我的命本来就是公主救的，是她把我从庙会上买回来的，不然我就被我那好赌的爹卖到妓院去了，公主平日待我如姐妹，现

在是我春桃报答公主的时候了。”春桃流着眼泪真诚地说道。

“看来也只有委屈姑娘了，老奴也是没有法子可想了。”李云英难过地说。

“李公公，我先与公主换件衣服，然后等我死后，公公先和外面的人一起把我当做公主安葬，然后再回到小楼来想办法让公主逃出去。”

春桃急切地说：“别管我了，公公从小楼的后门出去，沿着通往花园的小路一直走，看到一个小小的房子，进去，然后移开墙上的一幅古画，就可以看到通往地下室的门了。公公，快啊！”

“好的，春桃，那我抱着公主去了，春桃……春桃……”李云英的声音哽咽着，说不出话来。可是时间容不得片刻的耽搁，李云英也没有办法再与春桃诀别了，抱着浔阳就往花园跑去……

屋内只剩下了春桃，她把刚才覆盖在公主身上的白绫展开，抖了抖，那雪白的颜色恍如天山的积雪，天下最纯洁的颜色积聚在这块绫子上，可却是送人去黄泉的，真是莫大悲哀。没有时间容她再多想了，春桃将那块白绫收成一束，然后站在板凳上费力地往房梁上抛去，她要为自己做一个结，一个了却年轻生命的结，只为了换取一个更高贵女子的性命，只为了报答她的恩情。

等到李云英从这个小楼不太为人所知的后门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了春桃摇摆的尸体，李云英的老泪再次纵横在瘦削的脸上，无法抑制。他抱下了春桃渐渐冰凉的身体，平放在地上，然后解下了那悬在梁上的白绫，覆盖在春桃僵硬的身体上，没有时间再让他流泪了，他抱起春桃的尸体，一步步走出了小楼，神情是那么的哀婉凄凉……

小楼外等待着的御林军都不约而同地跪在了地上，为这个西楚国最美的女人送行。

李云英穿过跪着的人群，把“浔阳”放在早已经等候着的马车之上，在御林军的押送之下，往皇家陵园赶去。李云英的心惴惴不安，他非常害怕，害怕等会儿到达墓地的時候，万一柳如烟还要再掀开这个假的浔阳身上的白绫，那该如何是好？那个结果是他不敢想象的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……

一路惶恐不安，马车颠簸着还是到达了皇家的墓地。

李云英战战兢兢地把“浔阳”抱出了马车，在御林军的严密监控之下缓缓地步入墓地。

柳如烟的确没有食言，她早就为这位西楚国最美丽的女人准备好了陵墓，长长的神道尽头摆放着一口精致的红木棺材，棺材里铺着上好的黄色的云锦，还摆放着一个黄色的锦缎面的枕头，为的是让公主睡得安稳些。李云英一直平抱着公主，虽然他感到手有些酸痛，可是他却不敢有半点懈怠，尤其是拉紧了那块覆在公主身上的白绫，唯恐

清风揭开了它。

准备入棺的时候，有太监想过来帮李云英一把，李云英瞪了那个小太监一眼，小太监知趣地站在了一边，李云英轻轻地平稳地把“浔阳”公主放入棺木之中，始终护着那块白绫，不让它翘起遮住脸的那个部分，柳如烟旁边的一个小太监小魏子提醒柳皇后说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您不看看那白绫下的脸究竟是不是公主？”

柳如烟的眉头皱了一下，她的眼圈红红的，显然是哭过的。她走到了棺木跟前，意欲伸手去揭开那块她自己亲手赏赐给浔阳的白绫。

李云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糟了，真的是老天要灭我，一路上都过来了，就差这最后的一步了，这个小魏子，做的可真不是人事，如果我还能活着回宫，一定不能饶他，不过只怕自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

就在李云英认为大难将至、必死无疑的关键时刻，柳如烟的手停在了半空，说道：“本宫是看着浔阳走的，就让浔阳美丽的面容永远留在我们大家的心里，面纱不必再揭开了，死去的公主一定没有那么美丽了！”

随着柳如烟的一声令下，棺木合上了盖子。

李云英的一颗心也随着那叮当的声音而落了下去，总算是有惊无险，苍天庇护浔阳。

大把的雪白的纸钱撒向空中，宛若这个季节盛开的雪白的梨花，忽然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四月天，梨花盛开的季节突降大雪，漫天的大雪与漫天飞舞的纸钱混合在一起，好大的一场梨花雪……

柳如烟此时已经回到了宫中，看着窗外的漫天大雪，想起浔阳的骂声：“你这个床奴，这个下贱的女人……”不觉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。



第二章

囚 奴

城墙上的残破的卫国军旗在血色的残阳中更显得红艳，犹如染满了卫国将士的鲜血，夕阳与城墙外的血色融为一体，是那样的惨不忍睹。虽然卫国的军队拼死抵抗着西楚国大军的进犯，然而终因寡不敌众，城池被攻破了。破损的旌旗依旧述说着昨日的辉煌，那些没有了主人的鸽子依旧在城池的上空盘旋，凄凉的哀鸣响彻整个城邦。

这个卫国与西楚国接壤的小城，是西楚国垂涎已久的地方，今日终于得手了。

城中卫国的百姓在城破的一刻四处逃散，来不及逃走的全部被俘虏成为西楚国的囚奴，将要被带到西楚国去供皇亲贵族选用。

这些人中以女人和小孩居多，年轻力壮的都当兵打仗去了，老人又被无情斩杀了，所以队伍中就剩下了这些年轻的女子和幼小的孩子，士兵们将她们的右手捆绑着，一个连一个地串在一起，并且用一根长长的鞭子驱赶着她们前行。

队伍行进速度很慢，这些人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，虽说天气炎热，可是供应的水却不充裕，焦渴、饥饿袭击着这些无辜的女人和孩子，她们的嘴唇都干裂了。

突然，队伍中的一个女人晕倒了，整个队伍都走不动了，因为她们的手是被绑在一起的，一个倒下，其他的人也走不动，除非是拖着那个女人前进。如果这样，那个女人就会被活活拖死。

拿着鞭子的士兵愤怒地看着那个晕倒的女人，举起鞭子就要抽过去，女人旁边的一个年纪看起来稍大的女孩子勇敢地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，你难道没有看到她已经昏死过去了吗？你的鞭子还要对着一个手无寸铁、奄奄一息的女人，你还算个男人吗？”

“你这个该死的囚奴，竟敢这么跟小爷说话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”那个士兵对着那个年纪稍大的女子举起了手中长长的皮鞭，“刷”的一声，皮鞭落在了那个女子的身上，一

道深深的血痕展现在女子的脸庞上，女子没有哼一声。士兵看到女子如此的坚强，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让他再次举起了手中的皮鞭，“刷、刷、刷”几鞭子过后，女子身上的衣服更加褴褛，破处露出了皮鞭抽打的血痕，女子也倒在了地上，当士兵还想上前抽打时，旁边其他的女人已经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，将女子团团围在了中间。没有命令，没有指挥，共同亡国奴的悲惨遭遇让这些柔弱的女人坚强了起来，没有声音，只有行动，无声的行动。

“你们想要干什么？难道想造反吗？你们就不怕统统被杀死？散开，散开，快散开，不然就抽死你们。”士兵咆哮着。

这群女人没有一个挪动脚步的，脚下仿佛生了根，就像西北火红的紧紧抓地的高粱，任凭狂暴的西北风如何肆虐，也绝对不能撼动它。

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，士兵再次高高地举起了手里的皮鞭，愤怒地冲着这群倔犟的女人咆哮：“快散开，不然就连同你们一起抽死。”

依然没有人动弹，士兵的皮鞭又要落下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。

“住手，放下你的鞭子。”

“将军？左将军，这群囚奴要造反，属下正在修理她们。”

“修理？你打算把她们全都抽死吗？这么热的天，你也不及时给她们补充水，你想把她们渴死？如果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京都——西京之前，她们就死了的话，我看你怎么向皇上交代，那时候，要抽死的就恐怕是你了！你这个傻瓜！”

“属下该死，不过，左将军，您看她们是真的要反了。”

“我已经看到了，你快去取水，取些食物来，我自想办法。”左将军对着士兵嚷道。

那个士兵很快地取来了水和食物，递到左将军的手中。左将军走到那些女人围成的圆圈边，低下了高贵的身躯，从两个女人紧紧握着手臂下钻入了圈内，走到那个被士兵抽打昏厥过去的女子的面前，俯下身，一只手抬起女子的头，另一只手将水递到了女子的唇边。水顺着女子的唇流入口中，慢慢地女子睁开了眼睛，看清了眼前的将军，本能地将身子往后退了退。

左将军又把手里的饼递到女子的唇边，不过这次女子却没有张开嘴。

左将军对她说：“吃吧，吃了好赶路。”然后将饼塞到了女子的手中。

左将军站起身要离开的时候，女子说话了：“将军，您行行好，再去救救那边的那个女人吧，她一定是饿昏了，把这个饼拿去给她吃了吧，我看她似乎是怀孕了。”

“怀孕？”将军重复了一遍，并没有去接女子手中的饼。

左将军走到被饿昏过去的女人旁边，俯下身子，把女人翻过来，将军惊讶地看到了一张女人的脸，这张脸是如此的美貌，禁不住让他这个西楚国的大将军为之动容，白皙

的面庞，柳眉凤眼，挺直而高挑的鼻梁，小巧而精致的唇，只是因为焦渴与饥饿而失去了血色，可是即使这样也无法让她的美貌打折，倒更有几分病西施的味道。

将军把手中的水一滴滴地送进女人精致的嘴唇中，看着嘴唇慢慢地由干枯变得润湿，总算有了点颜色。随后，女人的眼睛也慢慢地睁开了，一双眸子也渐渐有了神采。

“谁？你是谁？”

将军把水移开，又撕下一小块饼递到女子的唇边，轻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我是西楚国的大将军左志清，你已经饿了几天了，快吃点东西吧。”

女人并没有动嘴唇，虽然她非常饥饿，非常渴望食物，但是她仍然没有张嘴去咬那块饼，在紧闭着唇的同时，眼里也露出了不信任的目光，冷冷地看着左志清。

左将军并没有移开女人唇边的那一小块饼，他看着女人苍白的脸，又看看女人微微隆起的腹部，轻柔地说：“吃吧，就算不为你自己，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，为了孩子，你得活下去，得活下去。”

或许是左将军的这句“为了孩子，得活下去”让女人想到了腹中的孩子，是的，为了孩子她得活着，想到这里，女人张开了嘴，吃下了那一小块饼。

左将军随即将手中的饼递到女人的手里，又将那个装满水的皮囊也递到了女人的手中，默默地看着女人独自狼吞虎咽。饥饿让她忘记了女人的形象，饥饿让她顾不得太多的面子，女人大口而快速地吃完了那张饼，然后又喝了几口水，用手抹抹嘴唇，没有说话，一双大眼睛只是看着将军。

女人的眼角有泪，孩子的父亲为了保卫那个小城，已经战亡，永远地埋在了城池的废墟之下。他是那么卑微的一个士兵，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。原以为守住城池，打败西楚国入侵的军队，就可以回去与她团聚，可是却……

左将军看了女人一眼，转过身对着那个骑在马上士兵大声叫道：“你，下来，让她骑上去，你牵着马，她这个样子是走不到京城的，耽误下去只会连累整个队伍，快，你听到没有。”

“是，将军。”士兵虽然是极不乐意，但是他也不敢违背将军的意愿。

又经过一天的行进，这群人终于在暮色降临之时进入了西楚国的国都——西京，虽然已经是晚上了，但是西楚国的国都西京城依旧是灯火辉煌，歌舞升平，一派繁华而热闹的景象。

伴随着路边人群的嘲笑，好不容易才走完了这条并不算太长的街道，左将军终于将她们带到了刑部的大牢。

这群女人很清楚，关押在这里只是暂时的，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来挑选她们去做奴仆，如果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被选走的，就会发配到更远的地方去做苦役。到底是被选

去做奴的命运好？还是最后被送去做苦役的命运好？对这些女人来说，是不可预知的，也是无法选择的。

分配牢房的时候，左将军扫了一眼怀孕的女人和那个被打伤的女子，眼里流露出一丝怜悯，特意将她们两人分配到了一个牢房。

两个女人闭着眼睛和衣躺在干草上歇息了好一会儿，才睁开眼睛。那个受伤的女子开口说话了：“姐姐，我叫龚玥明，请问姐姐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叫陈雪柔，我的相公姓柳，大家平日里都叫我柳陈氏。”

“姐姐，看你怀孕了，年纪一定比我大，我今年十八，姐姐多大？”

“我都二十了，当然比你大。”

“那好，既然我们一路有缘，现在又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，不如就在这里结拜姐妹吧？”

“好啊，我的年纪大，我就是姐姐了。”

“是，那妹妹以后就叫你雪柔姐吧。”

“好，我就叫你玥明妹，来，我们还要对天盟誓才算数。”

两个女人跪在那一抹从牢房的小窗透过来的月光中，对着那方小小的天磕了三个响头，没有过多的言语。

昏暗潮湿阴冷的牢房里，两个女人各自述说着自己的身世。

原来，龚玥明是家中的小女，未曾婚嫁。只是因为是在保卫城池的战斗中，父亲和哥哥相继阵亡，母亲年迈，经受不住丧夫失子的悲痛，自杀身亡。龚玥明还没有来得及埋葬母亲，就被西楚国的士兵抓了起来。

而陈雪柔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，若不是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了他们的城邦，她现在该还是和相公过着平淡而温馨的日子，迎接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。可是现在呢，丈夫战死了，自己也成了囚奴，过了今夜，还不知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？

两个女人正说着，狱卒提着一个饭桶走了过来，这是她们进入这个监狱的第一餐饭，一路上都是每人只给一小块饼充饥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

狱卒给她们的碗里各舀了一瓢稀粥。两个女人看看碗里的稀粥，一碗清汤伴月明，几粒米能数清颗粒。

龚玥明看看狱卒，然后说道：“狱卒大人，您行行好，多给点米粒吧，我的姐姐生病了，这么清的稀粥，怎么行呢？左将军不是吩咐过吗？”

狱卒看了龚玥明一眼，没有吭声，接过龚玥明手中的破旧的瓷碗，等到木桶中的米粒都沉到了桶底，才用那把长长的大铁勺顺着木桶的边缘轻轻地伸到了最低端，舀出了一勺子米粒，添加到了龚玥明的那个瓷碗中，然后又四下看了看，见没有人注意，又

快速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熟鸡蛋，递给了龚玥明。

龚玥明迅速地接过了那个破瓷碗和那个宝贵的鸡蛋，等到狱卒转身走远了，才坐到了雪柔的身边，兴奋地说道：“雪柔姐，快，快过来，今天可以让你肚子里的宝宝吃一顿饱饭了，而且还能有一点营养了。”

可是陈雪柔说什么也不肯一个人吃下，见陈雪柔一脸的执拗，龚玥明就知道这个倔犟的女子是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决定的。于是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们把这碗稠点的粥分成三份，然后再把鸡蛋分成三份，你现在是两个人，所以你都得占两份，这样总该行了吧。”

陈雪柔笑了，在这个阴森的牢狱，在这个被囚禁的屈辱的时刻，还能够结拜到这么好的一个妹妹，陈雪柔感到由衷的欣慰。